

田家人对做官“不感冒”



田氏后人田志恕展示他手抄的《田雯家训》。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本报《今日德州》记者 李蓉

纵观德州田氏家族史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不少家族成员尽管历经艰辛，考取功名，却往往因各种原因半途而废，以至于家族数百年历史中，官位最高者才做到二品。

田氏三世田三戒，为德州田氏第一位出仕者，他28岁便高中举人，可谓年轻有为。在仕途生涯里，刚正不阿，家无余资，以“清白”为官在士林中广为传颂。可惜他在官场只呆了7年，正当欲大有所为时，嘉靖三十九年，京畿一带发生饥荒、瘟疫，田三戒奉旨赈灾，却不幸染疾，以身殉职。

六世祖田绪宗时，明清鼎革，社会动荡，以至于他一直到了中年，才好不容易考取举人，并于顺治十一年，到浙江丽水赴任。到任后，大修堰渠，恢复了灌溉之利，同时还每月两次亲自授课诸生，使得丽水文风重振。但意外很快接踵而至，当年7月，天气炎热，绪宗不幸中暑，随后饮寒泉水突发疾病，不幸卒于任上。

而到了七世田需时，甚至对做官产生一种“恐惧”心理——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，因为健康原因，田需干脆放弃了大好前途，早早辞官回家，致使仕途中断。

对于田家人而言，尽管很多时候事发系偶然原因，但当出仕甚至与“死亡”连接到一起的时候，一种家族式的“恐惧感”还是会在内部蔓延，以至于影响了更多人的选择。

田氏的这种“恐官”心理，与古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可谓格格不入。

在我国古代，要延续家族的鼎盛与荣耀，其途径相当狭窄，几乎就只有读书仕进、求取功名这一条道路。评定一个家族成就最关键的标志之一，便是科举的成败：家族出的官员越多，族人做到的官位越高，就意味着家族越成功、个体仕途的成功。意味着其他人的资源共享，所谓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便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。反之，科考屡屡不第，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家道衰落。

而且，仕进多寡不仅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誉，还会影响到族人的日常生活。以新城王氏家族为例，一旦家族的某个分支某些人科考失败，就会被其他支脉的族人看不起，严重者甚至连红白喜事都不相往来，堪称“贫在闹市无人知”的典型。

自河北迁入，明代初期落户德州后，田家便开枝散叶，繁衍生息，由耕读传家到诗书继世，家道渐兴，至七世田雯、田需一门三进士后，家势达到了顶峰。

尽管最高时曾官居二品，作为田家代表人物的田雯同样对做官并无多少好感，这种情绪在其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：“佚乐之日少，忧瘁之日多”。

除了受族人仕途屡遭“夭折”的影响外，田雯自己在出仕前后

及期间也充满坎坷，对仕宦的体验痛苦多于欢乐。

对于田雯而言，初成年尚未取得功名时，其父田绪宗在任上便突遭疾病去世，留下张氏一人独立支撑，艰难养育包括他在内的四个兄弟姊妹。这段苦难经历让田雯对官场留下非常差的印象。

此后，尽管通过努力中举并实现了家道中兴，但田雯却遭遇了“出仕不顺”的窘境：康熙三年甲辰，30岁的田雯取得殿试二甲第四名的好成绩，按惯例应入翰林院，依清制，入翰林者才能做到文职类最高官员。取得这么好成绩却不入翰林，很容易被同科举人看不起。更为要命的是，最终田雯连个七品官都没捞着，无奈最终只能屈尊去做幕僚。

这进一步加剧了田雯对官场的厌恶，故能将这种痛苦体验转化为一种对现状的满足：“人生有幸焉，衣食靡阙，父兄足依，读书明志，以礼自守，此天幸也。”

在家训中，田雯写道，“子孙才分有限，然不可不使读书，贫则训童蒙以给衣食，但书种不绝足矣”。他固然还强调子孙读书，但对仕进做官并不苛求，果然他的5个儿子无一金榜题名。

到后来，家族的“恐官”体验让后辈更加不热衷科举，并把读书的热情倾泻于吟诗作文上，以文名传世。

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徐雁平曾说，“家族的荣耀，是一种启迪诗思的源泉，是一种精神的归依，有时又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。”

对于田氏而言，当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压力时，心态便成为“制胜的法宝”。不愿为官的田氏后人，终于在文学、医学等其他方面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寄托。



田志恕用毛笔抄家谱。



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
联合报道

研究者说

德州田氏 尚读书但不功利



黄金元
德州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
德州田氏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鲁北重镇——德州的名门望族。德州田氏随明朝永乐的移民大潮，自河北省真定府枣强县迁来德州，至清末，时间跨度约五百年，孕育了六位进士，经历了从最初的民户农耕到以儒传家、诗书继世的家族文化转变。特别是第七、八、九世，大致从康熙初年至乾隆中叶的110余年里，诞生了两位进士，一位举人，十一位贡生，五位国子生。田氏子孙出仕为官，最高官至巡抚、侍郎，位至二品，扬名在外；修身在家，则设帐授徒，南北游历，与名流交游，有靖节之风。

在山东名门望族中，田氏仕途不算显赫，但诞生了张氏、田雯、田震、田需、田肇丽以及田同之等数位诗人，形成了以诗学为主的家族文化，名震一时。张氏是明清之际山左诗坛中女性诗人的杰出代表，其雅正的诗歌追求代表了清代山东女性诗人的基本特点；田雯早年位列“十子”，诗才富丽，诗风奇丽，形成了与王士禛神韵诗风迥异的诗美追求；田震以素淡的诗歌成为山左诗歌中神韵诗歌的重要组成；田同之承继家学底蕴，诗歌出入王田之间，极力维护神韵诗学，成为清中期山左神韵诗歌的旗手。

在明清科举时代的背景下，德州田氏在逐渐形成了崇文尚学、严谨处世、崇尚俭朴、孝悌持家、乐善好施的家族门风，维持着一门的清华和作为地域望族的口碑。难能可贵的是，田氏家族虽重视读书，却具有不过分追求科举仕进的非功利特点。《田氏家训》要求子孙读书，更多看重读书的修身功用：认为贫穷读书可帮助生计、赢取消名，富贵读书则可以使人生除粗鄙、浅陋的市井习气，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。

德州田氏治家严谨，其重视家庭教育、注重家风培养的做法，今天看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。在子女成长过程中，家庭教育是基础，它在子女的智力开发、情商培育、道德形成、人格培养、价值趋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且具有启蒙和终生的特点，其根本目的是教育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如何做人，在进入学校和社会之前为培养健全人格打下基础。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共同构成了价值观念教育的系统和链条，不能相互代替，三者缺一不可。

家族解码

田雯治黔三年 被尊称“德州先生”

康熙二十七年四月，田雯由江宁巡抚任调抚贵州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治黔生涯。

贵州作为中国西南省份，明初才建立行省，清时属经济、文化的荒蛮之所，境内苗人因生活等各种原由，常常作乱犯案，提督拟以武力会剿，田雯主力以防代剿，注重教化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屠杀，与此同时整顿吏治，稳定社会局势，发展经济，兴学办教，以达到教化人心之目的。

他有以下主要措施：一是针对贵州实际，疏请广建官学；二是疏请改革部分州卫的隶属，理顺管理关系；三是重修贵州部分人文景观，营造崇文尚学的氛围；四是奖掖提拔贵州青年才俊，不遗余力。

田雯重修了甲秀楼、阳明书院、诸葛亮祠、龙场书院，捐书课士，从而一改贵州文化的荒落之气，使贵州科举翰苑中，人才辈出。民颂其德曰“夜郎复旦、罗甸回春”，当地人民感谢田雯的功德，亲切地称之为“德州先生”。

田雯刻苦读书 吃饭不多花时间

田绪宗家境贫寒，但能勤学苦读。冬日天气寒冷，白天寒不能忍，绕屋数百步，再坐下继续看书，寒夜将柴草点燃置于案几之下御寒，吟诵到天明。

田绪宗的儿子田雯也刻苦读书，田雯放学归来即要求吃饭，晚了就着急、生气，吃饭时或站在屋檐下，或坐在门槛上，往往是狼吞虎咽地第一个吃完，从不关心饭菜的咸淡、可口与否，时常通宵达旦地读书，有时父亲夜半起来反复阻止，田雯往往遮蔽门窗、罩住灯烛，继续苦读。

正是如痴如醉地读书，田雯十六岁就能学通经史，每天作文数千言，岁试时得到山东学政钟性朴的青睐，以第一名入泮。十七岁以优异成绩考取廪生，自此开始崭露头角。走上仕途后，田雯无论是早年在京做户工两部的郎官，还是中年督学江南、巡抚贵州，读书教书、提倡古学、拜会文友、研讨诗学，几乎构成了其政事之余的主要生活内容，即使在晚年仍笔耕不辍。

设帐授徒 弟子多人出仕

作为文化世家，德州田氏的众多子孙积极参与地方文化事业，为当地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设帐授徒对于德州田氏来说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，也是一种家族传统。田氏家族中设帐乡梓、影响较大的，是第五世的田实栗、第六世的田绪宗和第七世的田震。

田实栗年轻时有志向，通今博古，涵雅有素养，设帐教书，讲述毛诗，弟子中有多人科举出仕，在家乡有着极高的声誉。逝后门人私谥“贞曜先生”，比喻其德行光芒四照。康熙三十三年二月，在德州乡宦、教谕训导、贡生等近百人的呈请下，田实栗入乡贤祠崇祀。

田绪宗，顺治九年高中进士时已经四十四岁，入仕前在桑园设帐授徒十年之久，弟子中多人先后登科，翰林院侍读萧惟豫即为其授业门人。

田震终身未仕，其中年以后在德州设帐教书，在德州及附近县区有大量门生。

据《清代德州田氏家族文化研究》(黄金元著)

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(<http://www.qiluwb.com.cn/>)齐鲁世家专题页面。